

不可绕开的雷池

提到雷池,耳边立即就有水声哗哗。我掐指一算,有八大湖泊如众星捧月日夜不息地缠绕望江这个古雷池大地,这个皖西南小城:泊湖、武昌湖、岚杆湖、焦赛湖、青草湖、金盆湖、漳湖、赤湖。甚至还不止这八大湖泊,它们湖湖相扣,水水相因。我虽无法一一临摹,但小城却地地道道一个风起浪涌的水乡泽国,真真切切的鱼米之乡。有朋友曾发微信朋友圈,称望江的天空,清晨泛的是鱼肚白,傍晚照的是鲤鱼红。我深信不疑。

其实,望江的水皆为雷水,八大湖当然悉数归于其囊。有史料为证:自湖北黄梅以下皆为雷水,雷水位于湖北龙感湖水域,而龙感湖是由安徽、江西之间古长江滞洪湖泊彭蠡泽即今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收缩、分化而来。江北诸湖泊如现在所称龙感湖、大官湖、黄湖和泊湖等两晋时为一体,统称“雷池”。唐宋元以后,由于泥沙俱下,湖面渐渐缩小和分割,大家各打各的鼓,各唱各的调,大雷水至望江,经年累月后被大卸八块,即今天所见的八大湖泊。

或许要感谢庾亮这位东晋权臣,因为他的飞扬跋扈才有了苏峻叛乱,才有了他制造的“不越雷池一步”这个历史典故,甚至也因此才让雷池或者说望江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为军事要塞并非从庾亮苏峻开始,闻名古今中外的赤壁之战应该与雷池有染,周公瑾在此应有过多次来雨,至少那么多战士的鲜血,那么多先民的尸骨一定经过了这里流入汪洋大海,沉寂于历史深处。从刘禹锡的那首描写西晋灭吴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诗句中,我敢肯定王濬的大军也一定浩浩荡荡地经过了我们的雷池。庾亮、苏峻们在雷水泽国“搅得周天寒彻”后,很快便有了刘裕卢循的雷池之战。雷池之战是奠定了刘宋江山的关键战役之一。鲍参军就是刘宋江山“元嘉草草”期间登临了雷池,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的杰作。大雷岸在他心目中“寒蓬夕卷,古树云平”“荃蒿攸积,菰芦所繁”一片盎然。侯景叛乱率叛军从建康直逼巴陵,后又被陈霸先一路追杀至建康,他们这些难民如草芥视自己至高无上的历史人物,这长江之上的来来回回应该绕不过我们的雷池,朱皇帝的鄱阳湖之战应多有扰袭,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也在此开过战……这么多的战事,两朝帝王在此开仗、抢滩、登陆,奠定江山,这么多士兵与黎民血流漂杵,我们的先人是否也曾经“三年不食长江鱼”呢?即便是闻名遐迩的四大米市,那金黄的稻谷,晶莹的米粒也多有辘重车马经过雷池这里的水码头分别流入芜湖、长沙、九江、无锡而集散,那些商贾的身影,那些米号、粮行的行头时时如茶马古道上马帮一样闪烁、荡漾,既成群结队又踽踽独行。不可否认,他们因有了雷池这个集散地而富甲一地。

八大湖泊如八面铜镜千百年地照映着雷池,雷池因而山清水秀,成了众多文人雅士打卡之地。据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源于望江,陶渊明曾为官彭泽县令,当时雷池归属彭蠡泽,陶渊明来望江算是考察民情了,那时有一滩叫桃花滩,桃树绵延十数里,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记下这片桃源情节应属情理之中。如今望江江边仍有一滩叫陶禹滩,有一村叫陶禹村,有一条街叫陶禹街,甚至有一酒肆叫陶禹酒家,均为纪念陶公。李白为避安史之乱到了望江,他在诗作《秋浦寄内》告诉我们:“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馀。结荷倦水宿,却寄大雷书……”望江人曾为他建了读书堂、读书台,如今望江仍留有一个村叫太白村,仍留有一片树林叫太白林。宋时,黄庭坚来了,“号櫓下沧江,避风大雷口……”《大雷口阻风》这首诗算是黄庭坚路过雷池后留下来的标记,风一停,他便离开了。随后是陆游,他笔下记录过大雷岸的大风,有诗作《望江道中》为证。南宋末年,文天祥也到过大雷岸。《望江县志》记载:“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过望江张巡、许远二公祠,作《沁园春》一首,怀念二公忠节。”唐代的罗隐曾隐居望江香茗山,明代的解缙也在望江留有遗迹……

如此,望江八大湖一曲曲唱的必然是文武之道,一点一滴浸泡的都是力拔千钧的张弛大作。

或许我有些粉饰了,但我内心仍然认为望江人太轻描淡写了。像他的八大湖,有浪也是悠悠着,有水也是恬淡着,竟不知大旗旗鼓而后方山水生香。

兵家绕不开雷池,历史当然就无法抛弃雷池。我看到八大湖甚至更多的湖的堤坝上那些野花野草繁密而旺盛,那些杨树柳树,它们皮肤皴裂而面相慈善,终日婀娜多姿,千姿千叶。

这是一种映照,更是一种虔诚。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书心书影

《南游记》后记

车前子

竹峰约我给《南游记》写序,读《南游记》开篇《游记》,觉得是他自序。我不如写个后记。

后记或许比序好写,压力较小。序仿佛拍肖像照,音容笑貌精气神,讲究、挑剔;后记拍人背影,“是谁啊”,都无关系。

我和竹峰还是有关系的,况且关系不错。他年少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记得有次他邀我写幅毛笔字,我看字数太多,像抄《心经》,阿弥陀佛,于是擅自压缩成《三字经》,三个字:“身子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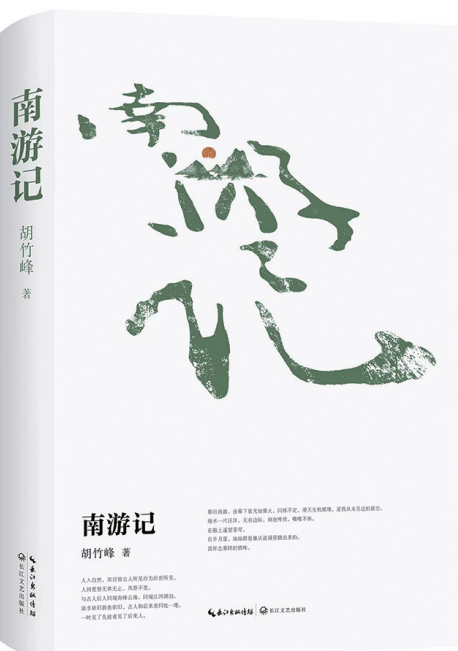
身子骨,身子古,现在看来如预测:对竹峰文风——身子是当下的,骨在古代的预测。

没有穿来插去,一下写到竹峰文风,这个后记看来已被我写僵。

《南游记》这本散文集,所写皆为海南风物,一位作家给一个地方特意、专门写本书,此地幸事。当年钟惺评论杜甫在夔门,说是天增夔门一段奇。后来我在白帝城默念《秋兴八首》,认为山水于文字前毫不逊色,只是大惊失色。

我从未去过海南,平日闲聊,说起从未去过海南,也没什么遗憾和好遗憾的,偶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句,才叹口气。李商隐有诗题为《天涯》,“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而无泪,无相,亦不见(呕)心(沥)血,行文如溢,溢处一片神迹,则是苏东坡。小品中的苏东坡眉目似乎晚明人物,就像杜甫遣词造句先到了宋代,他们是提前,竹峰是后撤,后撤到晚明或唐宋,衣带飘飘,举重若轻。

印象里晚明作家爱写游记,游记不好写,实处务虚,虚处务实,似乎有个神秘配比,王季重浓油赤酱,袁中郎轻描淡写。后撤的竹峰,在浓油赤酱与轻描淡写



《南游记》
胡竹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之间,《南游记》这本散文集,置放当初,亦是佳作。我此时用后世眼光阅读,“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霎时,我过的并非万水千山,而是百年十载。竹峰文章,都有岁月悠悠之感。

看景不如听景,这个听,也就是读,读游记也。

游记难写,要满足读者好奇心,我前几天正读明清人游记,能满足我好奇心的,就王季重一人。江山如画,关键看你怎么画;风景似诗,要紧看你怎么写。

竹峰的游记,以新对古,他比不



◆信笔扬尘

翻过山梁的补锅匠

龙立榜

“滴滴——答滴滴——补锅子啰——补锅子啰——”

哨子声和吆喝声在乡村的小巷里回荡,由远及近。一户户大门吱扭打开,探出个头来。

“黄师傅,家里的鼎罐要补呢,耽搁我们吃板板饭了。”用鼎罐煮的饭家乡人说是板板饭,板板饭省米,且香糯爽口。

“诶,好多村也在等着鼎罐煮板板饭呢。”酒糟鼻黄师傅笑眯眯的,攥着湖南腔回应。

人们都喜欢黄师傅,他爱讲笑话,补锅技术高,最主要的是工价便宜。公禄的吊脚木楼下是空旷的,女人喜欢在那里做手工活,男人喜欢在那里抽着旱烟摆门子,黄师傅每一次补锅子都选在那地方。

东家西家都搬来了漏了洞的锅子和鼎罐,摆了好大一块地。黄师傅吭吭抽着鼻子,不紧不慢摆开他的行头。他的身旁围满了妇女和小孩。

黄师傅支起小炉子,架起小风箱,小瓷盅搁上生铁碎块,随着风箱的推拉,炉子里的煤火喷射出蓝色的火苗。

瓷盅里的铁块融化成铁水了,黄师傅舀出铁水倒在托底布里,在铁锅的破漏处往上一顶,上面用布筒往下对按,冒起一股青烟,一个补丁就完成了。

“黄师傅,今天该轮到我家吃饭了吧?炕上留有腊肉等你呢。”

“我家都还没吃,不可能跨过我家去你家吧?”

“黄师傅,今天去我家吃饭,我家昨天从龙洞溪捉来了一串田鸡,那个东西可以治红鼻子咯哩。”

妇女们抢着叫黄师傅去家里吃饭,一是本性的热情,二是叫黄师傅去吃饭可以免补锅子的钱,穷啊。

有时候黄师傅会带一个小徒弟来,十五六岁的样子,小徒弟来的时候黄师傅就说:“谁愿意将闺女嫁给我的徒弟,我每次都去她家吃饭。”

看围观的人群里有十三四岁的女孩,黄师傅就伸手去拉她的衣角:“噢,这个小姑娘不错,把你嫁给这个哥哥去,嫁到湖南享福去。”吓得小姑娘扭身就跑。

闻惯了柴草的烟熏火燎,我们特别喜

少古人写得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吊诡之事出现,读了胡竹峰游记,我都不想去那里旅行,为什么?虽说江山大美,其实是文字大美,真去那里,未必如此。

好的游记不是让人想着到此一游,而是叹为观止后的梦游与神游。

古人好游,平生壮观,而车马不便,多是卧游、神游与梦游。卧游、神游与梦游,在我看来,下手容易——虚构总是略少羁绊。而到此一游,又付诸笔墨,难度不小。这里暂且做个裹结,我准备从《南游记》里引文了。

“英州的地名我很喜欢,有种神采奕奕的感觉,像岛上天气。说是天气,其实也与地脉有关。和北方相比,南方总有些意气风发、眉目俊秀,是雉尾生、巾生,是刀马旦、花旦,北方则是大青衣、花脸、老生。”

南北一台戏,读游记也是听戏记,听出个门道,也需三更灯火,五更鸡鸣。阅读的难度,甚至超过写作的难度,尊重难度,才有品质。我听戏十年,大致知道好了,但不知道怎么叫好,叫好也是要有才华的,还有勇气。

“天气晴好,去落笔洞。”

这个开头,扑面而来,像走进博物馆,突然看见一幅绢本,是浅绛山水,不是青绿山水;是写意画,不是工笔画。既然遇到这个开头,我的后记是不是可以结束?忍不住拖条尾巴:

竹峰是越写越好了。

天气晴好,《南游记》后记结束。这几日台风刚过,“阳光如瀑,艳阳高照”,“桌子上还剩下半块瓜,忍不住又拿了一瓣,边走边吃,一口口岛上阳光的味道。”果真,我是吃瓜的。

寒水刀

张港

五十岁的老滕,坐床头讲:“马将军,打鬼子那马将军,手中一把寒水刀……”

六十岁的滕老爷子,他坐河堤,跟玩水的人讲:“寒水刀,那是九十九鍛……”

滕老汉七十了,他蹲场院,对干活的人开口:“寒水刀……”村人接茬:“刀上波纹,一闪一闪,像将冻没冻的秋寒水——”众人哈哈大笑。滕老汉收了话,闷头抽烟。

不言不语的滕老汉,八十岁了,他说话了:胸闷,好像有石头块子里边长着。医生把了脉,说这是壅症,凝血吐出来就没事了。可是,烈药、猛药也下了,病不见轻。

儿子滕钢请来西医。西医听了摁了,微微摇头,拉滕钢外屋说话。钢子回来跟爹说:大夫说了,没事,吃了药就好。

这天,滕老汉走上院子,摩挲那头下奶牛,说:“钢子呀,卖它卖了。”

“对对对,卖了钱,上省城,上大医院。”

钢子拿回卖牛钱,交给爹。滕老汉说:“钢子呀,你进城,城东头,有个田铁匠,你请他来我这儿。”

“爹,咱们上省城找大医生,叫铁匠干什么?”

“叫你去你就去。这就去。”

田铁匠来了,看脸,这人也得六十来岁。滕老汉让座倒水,说:“田师傅,打过刀么?”

“这话让你问的,跑调了不是。你得问打过什么刀才对。”

“好,要的就你这句。瞅瞅这个。”滕老汉打褥底下摸出张纸。

田师傅一看:“呀!啊——这刀,这刀!这刀!”

“这活,干过么?”

田师傅摇头又摇头。

滕老汉说:“马将军,打鬼子那马将军,手中一把寒水刀,刀上波纹,一闪一闪,像将冻没冻的寒水——”

田师傅正正眼镜,颠倒细看,点点头:“难也不难。折了鍛,鍛了折,烧几十个红,五斤铁打剩一斤,也许能成。这活能干。”

“好!要的就你这句!”滕老汉打枕下摸出一沓钱,“这你先拿着。刀成了,咱再算。”

铁匠走了,钢子踩上脚:“我说,爹,这是什么事儿!看病要紧——”

“寒水刀哇寒水刀,马将军的寒水刀……”滕老汉只管叨咕。

“爹!病不看,打刀干什么!”

“这田铁匠,我看行,一看眼神儿,就行。我看行。”滕老汉自己说自己的。

从此,滕老汉起起卧卧,不得安宁。滕老汉对儿子说:“你上城,看看刀打得怎样。”

滕钢回来,说:还只是个铁块子,没个模样。

如是几次,看看天冷,江水将冻未冻,薄冰碴子撞薄冰碴子,蓝蓝江水,一天一天阴沉,风一过,黑水白浪,看着比冬天还凉。

滕钢从城里回来,拿破棉袄包一把刀。

滕老汉洗了手,刀背一弹,铮铮铿铿,如腊月之夜的过门风。刃上一触,严冬之冰,早春之雪,寒气由指到腋。对窗再看,寒青隐隐,冷森森地逼人。

滕老汉拉儿子上河堤,村里人缕缕行行跟着看稀奇。

滕老汉撇了棉袄,歇步伏虎,一个起势。缠头裹脑大劈柴,将柳树砍下偏枝。滕老汉怀中抱月,抚刀大笑:“好刀好刀!好刀哇!”

村人问:这就是那寒水刀?

滕老汉摇摇头:“马将军那刀哇,其实只不过是比普通刀强一些的骑兵刀。取名寒水刀,是‘风萧萧易水寒’。出征督师时,马将军以刀誓言,表示一去不复还也!”

众人唏嘘。

滕老汉捧刀长叹:“心病,压我几十年呀!今儿,跟老少乡亲说了。说了,我就痛快。”

啊——啥事?

“罗家店一仗,打得惨呀!死人多啊!马将军双手打枪,刀递给了我。可我,可我,保命时,丢了刀。”

啊——

“这回呀,清明给马将军上香,我能说话了。我能说将军呀,刀回来了!”

滕老汉回家,吐出一摊黑血,长长一口气,登时脸有红润了,他指青瓦房,对儿子说:“房子,你留一间,我这间卖了。”

爹——你又要干啥!

“本来呀,只是想打出个刀样子,哪承想,人家打出了这等的好刀。这可不是一头牛两头牛了。房子卖了,补人家钱。”

滕钢带钱去城里,哭唧唧回来。

咋样?

“田师傅,淬火,使了药,伤了眼睛,再也不能打铁了。钱他不要。”

“他有话说么?”

“他说,他爹是马将军五团的,他爹说过寒水刀,他爹有过打寒水刀的心思。”

